

《灵魂深处有个鬼》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灵魂深处有个鬼》

13位ISBN编号：9787900402400

10位ISBN编号：7900402403

出版时间：2009年

出版社：辽宁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

作者：芦哲峰

页数：278页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灵魂深处有个鬼》

内容概要

诗人芦哲峰诗集《灵魂深处有个鬼》日前由辽宁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入了作者自2001年以来创作的诗歌208首、诗剧2部。前无序后无跋，无前言无后记，始于诗止于诗，干干净净一部诗集！诗作按年份编选，读者可清晰感受到作者诗风的转变，由抒情而唯美而口语而荒诞。每一年度之诗，又按大小个排列，短则短到一针见血，长则长到接近无限。

《灵魂深处有个鬼》

作者简介

芦哲峰，男，1978年生人。诗人，占星师。星座姓名学创始人，盛京玄学院发起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红楼梦学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华神秘学协会会员，中华自由塔罗师联盟理事。出版著作有：诗集《灵魂深处有个鬼》，红学随笔集《醉爱红楼》，占星学专著《星座姓名学》，命理研究专著《足相学》。主编《新诗经》和《这里的诗》。

《灵魂深处有个鬼》

书籍目录

《灵魂深处有个鬼》

精彩短评

- 1、最喜欢《静》“一面镜子看着对面，一口井心如止水，一个夜晚深了，两个人爱着”读完心里安静极了
- 2、嘿嘿 我不评价
- 3、诗人总是最有想象力了。
- 4、某豆友的诗集
- 5、有一首诗让我七零八落了。。。
- 6、给三星作者会不会骂街啊。。。。。。。
- 7、我想起刚开始玩QQ的时候，网名叫“梦里的鬼”，吓得老师不敢加我。几乎不看诗。古时诗与歌是不分离的，我想像着这本书谱成音符的节奏。作者像在跟你唠唠嗑。快速浏览了一遍，有些启迪，有些感悟，感受着人生的虚无。
- 8、意象万千。
- 9、自己的书，自己做一回读者。
- 10、黑夜的诗集。
- 11、咳 支持友邻作品
- 12、好早以前看的，早记不住了
- 13、空心菜的性，爱二元很牛逼

1、诗心月儿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花园。或暗香四溢，或落英缤纷，或芳草寂寂，或曲径通幽。在一个月色如水的晚上，我悄悄推开诗人芦花的心灵之门，一步踏入了《杨柳堆烟》。《杨柳堆烟》是芦花的组诗新作，可以说是他在公元2004年的初冬时节回望自己的情感历程所记下的含泪的微笑；可以说是他站在青藏高原上，感受那里的广袤神奇之时，心中流过的一曲温柔之音；可以说是他对女人的深情抚摸和无限爱恋。芦花，芦花，在这雪花飘飘的季节，你的堆烟如杨花飞溅、柳絮飘舞，装饰妩媚着你永远的梦。爱是不能回避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爱是不能遗弃的。常人如此，诗人亦如此。有了爱情的世界才会柔软又坚韧，如果说男人是夜晚无边无际，女人就是月光温柔了无边无际的黑暗。诗人在这首组诗里写到：那时的我，什么都不在乎，只是感到漫无边际，和没有尽头，而我最需要的，恰恰，就是一个尽头，堆烟就是尽头。在这几行诗句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读出一个男人在某一个特定的环境和时间里的需要，这决不是男人的软弱，也决不是作为诗人的芦花的软弱，这是一种心声，发自内心的美丽又真实的对女人的呼唤。诗人在他的一首诗《孤岛》中也曾写过这样的诗句：我是月下沉寂的孤岛，你的河水何时将我环绕？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诗人眼中，男人与女人是构成世界的对立又相依的两种情感。我想，芦花在这里为每一个男人说出了心理话：堆烟，你在哪里？《杨柳堆烟》这首组诗清纯淡雅得如一束茉莉花。读时，淡淡的茉莉花香缓缓袭来，沁入心脾又让你无知不觉。真是：有种风很抒情地吹，有一种脚步像夜色一样美（芦花诗《等待》）。诗人在组诗中，用含着深情的笔抒写着他的女人堆烟，堆烟如微笑的夕阳，饱满的乳房，散发茉莉的清香。如果不是用心灵触摸，就不会有这样清香的感受。这首诗中淡雅的香味处处可以嗅到，你看：那时候小巷悠长，阳光有一种清香，……我成长得忧郁而寂静；堆烟有一头飘逸的长发，长发如诗，飘进我的梦；对面楼上的美丽少妇，叫堆烟，像一株美丽盛开的茉莉；堆烟很安静，不说话的时候，像一幅水墨山水。说起话来，像一条潺潺的小溪。等等，写出这样的诗行也许不难，难的是在如此朴实无华的字里行间中饱含着一个男人对女人的真挚爱情。不用刻意去说着我爱你，可又时时在说着我爱你。这是爱情诗所要追求与达到的一种境界。这时，我眼前又浮现出了诗人的一首小诗《总有一天》中的句子：总有一天，我要走到你的面前，盯着你的眼睛，大声地说出，我爱你。芦花，我想，在你的堆烟面前，你不要大声的说我爱你了，你只需盯着她的眼睛看，足矣。因为你在《倾诉》中早已说过：让我用一生的时间去完成一次对爱人的凝望！试问天下男儿，有几人能做到这一点呢？芦花，在这一点上，你是男人的骄傲。《杨柳堆烟》这首组诗，同样和诗人的所有爱情诗一样，真爱被渲泻得淋漓尽致。在诗中，我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男人燃烧着的火一样的激情，我看到的更多的是淙淙流淌的小溪般的爱恋，清澈动人又源远流长。请跟着我一起走近这道溪流，看一看小溪边的青草、小花与石子，听一听小溪坚强有力又温柔缠绵的心跳声吧！芦花在诗中这样写道：她在阳台上，安静地梳头，在我的注视下，她忽然找到了，许多年前的，羞涩；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就醉了，醉在那弯浅浅的笑靥里；我想陪你，吹吹，夏夜的晚风；我想陪你，在月光下，走走；我吃了整整一个学期的方便面，为了送你一枚戒指。在诗中，处处洋溢着诗人的温情，如果说一个女人的温情能让一个暴风雨般的男人瞬间安静，那么一个男人的温情真可以让地球停止转动。诗人的芦花以他独有的方式与他的堆烟对话，与他的女人对话，这是怎样的一种爱呀？这是一种画地为牢的爱，这是一种牵手一生的爱，这是一种无药可医的爱，这是一种地动山摇的爱，这是一种如泣如诉的爱，这是一种柔软揪心的爱，这是一种无力拒绝的爱。红尘中的每个女子都需要这种爱，都想听到这样地诉说：请原谅我这么爱你，上帝都无能为力（芦花诗《支离破碎》）。诗人的堆烟是幸福的，无论她在世间的哪个角落。堆烟走了，堆烟们走了，留给诗人的是无尽的疼痛。当诗人坐在荒凉的树下，等待堆烟的时候，堆烟也许成为了别人娇美的新娘，也许流浪在爱情的彼岸，也许进入了圣洁的天堂……堆烟走了，可是爱情没有走，在诗中，诗人写到：但我知道，你一定会来，也许是今世，也许是来生。诗人在《永失我爱》的旋律中哭得伤心又自信。世间最美好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情感也许就是这牵牵绊绊的爱情吧，我想对于这种失去的爱，所有的男人都会在承受之余默默流泪，都会有这样地感慨：是啊，你在我的生命里，注定要像花一样盛开，然后像鸟一样坠落（芦花诗《刀》）。一个人的离去，特别是心爱人的离去是令人痛楚的，但是，爱情却是亘古不变的。我们可以这样设想，诗人诗里的堆烟不单单是指一个女人，也许是三个、五个、或更多个，乃至所有的女人。世界因女人而绚烂多彩，每个女人都是诗人眼中的堆烟，都是男人眼中的堆烟。那就让所有的女人都来做堆烟，都如杨柳一样婀娜多姿，摇曳在男人的梦里；让所有的女人都都在夕阳下看到有一个男人，倚着一株老树，目光深入遥远的记忆；让所有的女人都都在一个静静

《灵魂深处有个鬼》

的夜晚或黎明，悄悄莅临男人的心中。我流着泪水，带着幸福走完了《杨柳堆烟》，回首再来欣赏，我感觉自己就是堆烟，就是诗人芦花深爱的女人，我的耳边仿佛又响起诗人的话语声：请给我你的手，让我小心的握着，像握着一滴水！品味着芦花诗的忧伤与甜蜜，感受着这首诗的艺术与意境之时，我不敢妄评诗的质地，只是有一种感觉深入心中：在这个世界上，杨柳轻扬，堆烟如梦，堆烟不再如梦……

2、作者：陈仲义 芦花，原名芦哲峰，男，1978年生于黑龙江省尚志市，现居沈阳。著有诗集《无羽之鸟》，出版随笔集《醉爱红楼》，并有多部诗剧。钱钟书在《管锥编》说，史学研究应该“遥体人情，悬想事势”，推及到诗学中来，明了诗歌写作在留白处、包孕处，也不妨多留下些“悬想”：咫尺之间，想入非非，卷轴之内，节外生枝。芦花这首诗写得异常干净，甚至干净得有些发白。在简洁的场景记叙中，不过记录了对面阳台一双白鞋的规律性变化，每隔几天就会出现在那里，静静的晒着太阳。“静静的晒着太阳”从侧面透出白鞋子主人一种温柔、恬静的美，和“我”对“对面”发生的一切的默默关注，一种秘而不宣的情感，在无声中悄悄对流着。一个极为普通的日常生活细节，一双充满高度关注点的“白鞋子”，我们发现诗人敏感的捕捉能力，那是富有诗意的“窥视”。在正常伦理范围内，诗人常常养成“窥视癖”，在“窥视”中制造丰富的包袱，欲露不露，留一条尾巴，撩逗读者悬想。在常人看来，事情很简单，不过是晒晒鞋子而已，但在诗人眼中，“那鞋”肯定不是一双普通鞋子，至少，是一双充满生命力的鞋子。那么安详、静谧，那样准时出现在相同的位置上，不能不让诗人感受这一“景物”，仿佛附丽着一个灵魂、一种精神，由此引发我们对“白鞋子”的经历和“白鞋子”主人的联想：这是一双什么款式的鞋？运动鞋？白舞鞋？普通白皮鞋？这双“白鞋子”对主人有何特殊意义？为什么要这么有规律进行清理？它隐藏着什么故事？一连串的问题缠绕在读者心中，让人浮想联翩。或许一次车祸，主人翁高位截瘫在轮椅上，但顽强的他（她）依然按部就班坚持他（她）的生活“目标”。或许一次不测，主人翁的亲密伴侣留下唯一信物，转化为隔三差五的追思仪式；或许是父母特别钟爱，变成周而复始的叮嘱与箴言？甚至可以具体到是一位两耳失聪的少女，为芭蕾舞圆梦而做的不懈努力，在足不出户的8平方米里，展开令人扼腕的故事；或许根本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只是日常惯例中的一次清洁活动罢了。“答案”藏在“包袱”后面，不像相声，到最后必须抖开，而是将谜底一直藏匿到底，让你在半明半白中“百思不得其解”，从而收到“悬想”的愉悦之果。古人“寄兴云端”，“神游象外”，可以看作是诗歌特有的包孕功能。经由物象的兴头，刺激现象界外的神游，是读诗写诗一大乐事也。身陷生存的种种的围城，为缓减压力，寻觅日常生活——任何细微的缝隙——都潜伏着无限可挖掘的诗意，我们何妨出入其间，做无中生有的漫游呢？

3、作者：徐鹏 我没有见过芦花、不了解芦花、甚至不能从一个稍微具像点的起点去想象芦花，但芦花却牢牢地在我心里占据着一份位置，让我时不时会想起他，想起诗歌、想起文学、想起年少烂漫是有过的美好的激情和梦想。或许一个随和而执著、一个善良有梦的人，总能这么让人怀想。我和芦花的相识，应该是在02年的网上，那时候我刚刚涉足诗江湖的水域，并且很想在此掀起一番风浪，可惜不论是我的诗歌还是言论，都只是如泥牛入海般很快沉入谷底。当时我的苦闷和烦躁简直到了极点，而这种情绪终于在看到一个名叫“春树群下死”的家伙发表的主帖下面叫好声一片的时候彻底爆发，我不择言词甚至是用恶毒的语言在后面无理攻击。而春树群下死却只是站出来淡淡的说了一句“这位兄弟恐怕是把我和驻站的春树搞混了吧”，然后就和我在那帖子下面聊了一夜。这个“春树群下死”，就是芦花兄。芦花在我的映像里，是最最纯粹的那个诗人。他对诗歌的热爱，就只是简简单单的对诗歌的热爱，没有理论、没有派别、没有任何杂七杂八偏执的概念。他能够接纳传统的、修饰繁冗的诗歌，也能够接纳先锋的、直白口水的诗歌，只要是一种诗歌形式，他就抱以尊敬的态度，并且身体力行、以实实在在的文本去理解和解读这种风格。或许对于芦花来说，除了诗歌和随笔式的杂文，其它文学形式都不足以容纳他澎湃的情怀。在这个诗人以诗歌的名义出版小说的年代里，可能芦花是唯一一个始终固守在诗歌阵地的诗人。他尝试只用诗歌来记写这大千世界的万种气象：长诗、短诗、组诗、诗剧、歌词……所有能够尝试的诗歌形式他都用心去揣摩、去尝试、去把握；甜蜜如饴的爱情、纠缠心际的欲望、愤世嫉俗的冲动、玩世不恭的笑骂、率性无羁的洒脱、心如止水的平淡，各式各样的色彩在芦花的诗歌中纷繁呈现。他甚至只是为了诗歌、没有任何利益，就能够在西藏高原潜伏上整整一年。西藏，或许是个胜地，或许天空很蓝，或许真的是凡尘里最接近上苍、最接近灵魂的地方，但我想，我和很多人都不能够只是因为一种源于内心的、模糊不可捉摸的渴望，就去那个危险的地方长住一年。芦花的执著和参与性，还从诗歌延伸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他参与“超女”，就到现场去观看比赛；他喜欢“红楼”，就写下数十篇随笔，最后攒成一集出版了一本

《灵魂深处有个鬼》

小书；他谈论性爱，甚至亲自拍下一组“裸照”……而令我最最欣赏和羡慕的一点，就是芦花兄不管干什么事情都那么全情投入、激情澎湃，不受任何外界纷扰的影响，心静如水，一直到这件事情告一段落。我一直怀念高中时代在课堂上写诗的那段日子，同学们在四旁喧闹、读书，而我趴在桌子上静静的写我自己的诗歌。就好像身处一个陌生城市昏暗有雨的黄昏，独自踟蹰在车水马龙的街头，四面川流不息的人群、静静等候的灯火都和自己没有关系，只有森严壁立的高楼和更高处的天空，以及自我深处在静享孤独的灵魂。这种身外化境般的专注境界，现在已经只能怀想了。树欲静而风不止，太多的纷扰杂念、日常琐事将人缠得透不过气来，以及不够坚定的性格，就不要说沉静下来写一点东西了。态度决定生活，所以我特别羡慕和欣赏芦花兄这种淡定、专注一物又激情澎湃的生活态度。偷得浮生半日闲，这些文字，也是在课间零碎的时间里，在办公室里同事匆忙的来往中断续写下的。写到这里，思绪已被打断了多次，实在无法接驳下去，甚憾。不过，多少总算是有了点文字来纪念芦花兄给过我的诸多启发。也算是把诗歌、把激情、把年少时的梦想和冲动统统封到旧事的橱窗里，画上一个句号了。

4、作者：蝼冢那时还在“流放地”玩，第一回看到《炼狱》，便引以为同好。但当时我对“炼狱”这个词却深深的反感。因为刚刚读过《神曲》。几个版本都找来读了，很是失望。越觉得神性写作在史诗上的颠覆是必然的，不能再像荷马、但丁那样追求史诗了，而且我几乎认为史诗已经死了。他们说的那个史诗已经死了。新的史诗的写作也很迷茫。到底怎样的一种写作才具有那种当量？这个问题在芦花那里依然是被继承的疑问。海子们的追求显然已不再是我们的追求。不可否认的是，我们都曾经深爱过海子们。海子给后来者留下了一笔相当丰厚的遗产。当时我反感的只是这样一个标题，却导致内容上无法下咽，因为被标题卡住了。后来，平心静气的读过《炼狱》，“狱”是被扩散的气息，写的依然是那个挣扎的“我”——个体，那种好和呈现的质感只能凭直觉来感知。接下来是千行组诗《黎明》，我不知道，这两个作品哪个更早一些，凭感觉，《黎明》在后，《黎明》读的也早，收到过《出路》（我们编的一个刊物）长诗巨献一栏里。这以后，芦花显然在岔路口分神了。第三个大的作品就一直没有出现。神性写作同盟里面同时出现一个现象：不管是芦花，老梦，还是陈肖，蝼冢，这帮70年代的，在完成第二个大的作品之后，都突然戛然而止。这是为什么？昨天在跟芦花聊天的时候，我表达过这样一种臆测：我们已经侥幸逃离了死亡气息的那个阶段，接下来是求稳。芦花的回答是肯定的，也就是说大致上我们能直接感应外部环境带来的映射。2004年，芦花去了西藏，这是他长久的一个心愿。他在那边呆了大概一年时间吧（？），再见到，却没见芦花写过一点关于西藏的文字。问之，乃说西藏太“？”了！那是一个表情符号。也许我能理解其中一部分情感。因为我自己也有类似的体验。那是一匹埋藏的很深的精神矿脉。却突然撂出一大堆红学研究的文字，让人刮目，眼镜大跌。对于芦花的诗，我无须说得更多，因为彼此都能心神领会，不管是我对芦花作品的看法，还是芦花对我的作品的看法。同盟里面，芦花的创作在其已有的精神背景下在稳求突变，用芦花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还在运气阶段”。说得太好了。没有一句话能替代我们现在面对的心理现实。而一个成熟的神性写作者必然在不断的拒绝中独自成俑。

5、盲人的眼睛是耳朵。塞万提斯说：“当一扇门关上时，另一扇门就会打开。”盲人打开了耳朵，接纳每一缕霞光。盲人的耳朵能听到常人听不到的最微弱的声音，盲人的耳朵能听到远处的一声呼吸，并灵敏地感知这声音的距离和色彩。因为，盲人的心中高擎着向上的天线，用坚韧的“精神电波”和顽强的“意志频率”，接收着生活的信号。所以，盲人的眼前很黑，耳朵却很明，心里更亮。遗憾的是，有的人眼前很亮，心中却漆黑无光，总是把握不准行进的方向。所以双目失明的海伦·凯勒在那篇著名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一文中说：“如果让每一个人在他成年后的某个阶段瞎上几天，聋上几天该有多好！黑暗将使人们更加珍惜光明，寂静将教会他们真正领略喧哗的欢乐。”请点亮一盏心灯吧，一盏信仰的、智慧的、永不熄灭的心灯，无论遭遇什么厄运，光都会在你心中走动，都会牵引着你走出黑暗，拥抱光明。附原诗：《盲人》盲人的耳中光在走动

6、三十首诗，古韵悠悠，汉风淡淡，读它们，不知为何，让我想到了戴望舒康白情们，又想到几个台湾诗人。我久疏诗艺，天赋又差，一气读来，只有感觉。我想说，放眼一望，在当下的西化哲思与口语笑骂两拨浩荡铁骑中，你似一袭白衫来去飘忽的独行侠，走着自己的铁杵磨意象之路，我能想象若要出奇制胜是何等艰难。当然，写诗不为制胜，但出奇是必须的，可这一路诗之铜墙铁壁，由唐宋一程垒砌下来，突围出去，如行蜀道。我标记一下题号，较为喜欢的是：《空心菜》《雨在下》《对面》《感伤》《如是我闻》《坐》《两米》《爱情故事》《回家》《兔子，兔子》《飞》《做爱》诸首，最亲切的是《回家》，不仅我有个小长篇是这名字，亦有一个超现实风格的中篇《的》（改自

《灵魂深处有个鬼》

我早期另一篇超现实风格的短篇《雨意迷离的黄昏》），完全就是一个不识钟情女士即妻子的故事，我近十年间两度叙写这相同的故事，可见我对它感觉多深（后来我发现，可能是莫拉维亚，也有一个主题近似的短篇）。由诗可见，你对世界有个温婉柔和的态度，这当然好，但这世界，常常麻木得让人沮丧，为什么不偶尔地刺刀见红一下呢？

7、这是芦哲峰组诗中的一首，犹如明晃晃的尖刀，格外刺眼，所以选了他。短短四行诗，写作者营造了一个空间感、回旋度很大的意识场，纵贯时光河，横穿你和我。物质世界，生活的影子写在对面：清者自然清，浊者且愿浊。附原诗：《江湖》人说江湖里鱼龙混杂 我看到的却都是鱼虾 据说龙早已升天而去 不再与尔等泥沙俱下

8、我不可以确定，你不可以确定，黑夜是唯一可以确定的事物。我象一个旋转的骰子，从黑夜中登上舞台。我的道具是痛苦、孤独、虚无和疼痛。我要在一张送往迎来的床上，一张空荡荡的床上，上演一场关于一生的戏。打开一个荒诞的主题，我把心锁闭在门内。戴着千万张面具，我扯下面具：我是我，我不是我——我是一声斯威夫特的嘟嘟囔囔：我活着，而我不可避免的被异化；我反抗，而我不可避免地走向绝望。我反反复复，用三十一个梦，来解救一个黑夜；也许，我可以用一把小小的刀子，结束所有的泪水。知道吗？知道吗？我所有的道具，比肉体真实，比灵魂真实——而你睁开眼睛瞬间，发现连同这些都不过幻相：你睁开眼睛的瞬间，你将用什么支撑，你行将崩颓的站立？我说了，我说了，我被空空和荡荡和盘托出：我就是那枚沉睡着的荒谬的果子。谁来把我摘下？谁来把我交给另一个人？谁来颁布惩罚的命令？谁来汗流满面地受罚？——谁妄图躲过检票员的眼睛，逃票抵达虚构的目的地？但请原谅我呓语，总是为夜风吹碎。我只是身不由己，把自己作为人的角色的戏，演完而已。——导演是谁？导演是谁？导演就是那个躲在幕后的名字——芦哲峰。

9、在隐蔽中微妙地透露出过去某个不可追寻的事件或情绪，轻灵、巧妙而鲜明地传达出瞬间的感受，并实现了个人对自然的一种毫无痕迹的融入，这样圆融的艺术手法只能偶然所得而无法刻意为之，这也正是我们认定这首为“最佳诗歌”的主要原因。附原诗：《感伤》一个人走过 两个人的操场 多年前的夕阳 挂在树上 两个人的风吹在 一个人的脸上 比夜色还大 还凉

10、《月下的少女》月光在月光下洗着白骨风中的少女提着竹篮风吹过山坡草地村庄河流落日吹到静止也吹不动少女的洁白伊沙：我从诗人写作的角度将诗分成两类：轻功诗与硬功诗，甚至于诗人都可大体分为轻功型诗人、硬功型诗人，还有软硬兼施型诗人。很明显，芦哲峰属于轻功型诗人，我不想让轻功型的两首都玩轻功（也不想让硬功型的两首都玩硬功），但又架不住本诗的乖巧可爱，轻功诗确实很招人爱，于是便推荐给大家。对于作者应该做个提醒：不能一辈子只练轻功而不习硬功。唐突：哲峰这个诗确实写得巧，玲珑而有骨质。东窗：冷艳美的视觉定格，刻骨，铭心！面海：童话仙境般的小夜曲！莊生：纯澈的诗！老还非：着实长了见识，轻盈之极的语言！诗人阿齐：轻功诗读来舒服。甘肃鬼石：轻功的确厉害，厉害到吹不动。卧渔：此诗轻而不飘，短而不缺。空灵唯美却根基扎实，没有刻意的铺排，从动到静，由景及人，自然贴切且逻辑合理。直至最后一节，将整首诗的意蕴提升到了某种充满哲思的高度。毓梓：如此好诗，轻功了得，评得更精准，刚看了照片死寂中有震耳欲聋的力量。伊师的评一直以来嬉笑怒骂，引导与教诲全在字里行间，要细细品，从中你可看到他的立场（尤其前几期），如同每人一张X光片错位和瘤子都是藏不住的。山东高歌：既舒服又干净！清新……梅花驿：长恋此景不思归。

11、每一个词语当且仅当以“我”视之。这这种阅读似乎有粗暴的嫌疑，但本质上这与粗暴无关。所以，家族即我，我即家族。进一步，我就是全人类。作者考察的是原初之民。没有时间与空间界限的原初之民。所以古而今，今而古。佛教所谓无分别之心。我与万物嬉戏——通过语言。我尝试着把我交给原生质的物（五行）。万物养育我而我以语词养育万物。无论角色如何变换，这里可以看到叶芝面具理论的影子。立意高远，热情持续而深沉，尤其值得钦敬的正是这种执著。但行文至后面有弱化的趋势；结局来得仓促，且似乎在必然、逆料之中，结果它就造成了一种诗歌的自我损害。同时，它呈现出一种力不从心之感。这种力不从心感在本质上，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尤为疼痛。有一种难言之影子始终无法摆脱，而最终陷入于虚幻之境。挣扎未抵达空灵。在这根源上，究竟是源于什么的缺失呢？语言尚未达到所期待的目标。当语言的疆域受到自身的限制时，这次精神远行的探索面临的是突围并没有成功，这是一次筹划还不充分的冒险，在挖掘那些原生质的物方面，还有待于积蓄更多的泪水、汗水和血液。所以，必须期待“我”继续受苦受难，继续下一次的征程。

12、《对面》对面二楼的窗台上放着一双白鞋子 每隔几天 如果天气晴朗 它就会出现在那里 静静的晒着太阳 伊沙：看似平常的一个发现，经过作者的精妙一叙，味道就全出来了！伊沙：这是一首留在

《灵魂深处有个鬼》

我记忆中的诗，像一幅精美的叫人心碎然为之一动的摄影作品，在过去两年中我编两部诗选时都毫不犹豫地选用了它。作者原先叫芦花，后还其本名，网络时代的青年诗人纷纷更名（像90年代上一代人换笔）。名头换了，好诗依旧。此诗必定会在不灵光的同行、读者处遭疑：这是诗吗？不解释，美无解。铁马敲风：虽然让我一下子想起希区柯克的电影，但又全不同。诗歌留下的空白大多了。伊沙：我倒认为这是比废话派写得更牛的废话诗。呃逼嘻啮咦：好极了，白描手法的，具有神秘气息，却嘎然而止。呃逼嘻啮咦：古汉语里也有大量这类白描手法的诗，如王维：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有点儿禅宗味，但是又不越界，滑向神秘主义。面海MIANHAI：谁会质疑这首诗不是诗呢？这不但是诗，而且肯定是一首极品诗。我毫无保留的说，这是我特别偏爱的一类诗。仅仅是平静的白描素描，仅仅是简单、生动的描述，就已经构成了诗的整体和完美。这首诗的另外一个巨大的意义就是没有任何强加的修辞和意义。东窗8：网名很熟悉，印象中是一个非常单纯和执著的诗歌热心人。也许只有他这样的人才能写出这首单纯到极致的诗歌，单纯到物与人的合一……对这类诗，如果没搞清楚，千万不要乱学。东篱巴人：是很有韵味，简单而有内涵，令人遐想。李东泽0459诗人：这不是田纳西的那只坛子嘛！比于小韦那首零度写作的《火车》感觉好多了。鱼渔同：晒太阳的白鞋子……和王维又不同吧？王维白描取美景，波特莱尔取恶景，此景似乎无关美丑，只是恬淡的存在……康蚂2011 此类诗或许连作者都不重视，因其“小”。但却是好诗，因有好的发现者。捞上来了就光芒万丈，没捞上来，就安静地躺在那里。哪吒李异诗人：记得这首！确实是说不出来的好诗，就像恋爱中遇见对的人一样，怦然心动，谁能解释怦然心动是为什么吗？——抛开杂念，回到诗本身，回到爱本身！伊沙：换作人生派的理解，这也是一首好诗，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你没晒过白球鞋，回力牌的？善待同行和好诗吧！别我一说“开辟新省”，你马上想到“夹带”，简单思维啊！马非：相当迷人！伊沙：外糙内细的全面型诗人，你懂得！艾篙：温暖迷人，很爱这首诗。这是现代诗歌的意境。西毒何殇：记得当年芦花来西安，带一南国美女，在我租住的毛胚房里三天闭门不出，做完爱聊诗，聊完诗做爱，在客厅与卧室之间转台，毫无疲色，豪迈场景，恍若昨日。其人对诗之极端专注，终获回报！在北京的阿齐：这是我最喜欢的一种诗！因为简单！我认为诗的最高境界就应该是形式简单，意蕴无限，意境深远。我最初读诗的时候，最先爱上的是徐江的诗，因为简单迷人！刘天雨：喜欢！这背后有多少动人的故事可以展开想象啊。陈仓chencang：简洁明了，给读者以最大的最美的想象空间，好诗。写诗的那个刘斌：这美不必诠释，想象一下那双白鞋的反光就是了。梅花驿诗人：是啊，谁没晒过白球鞋。怕它泛黄，还用一层卫生纸裹着。对芦花的这首诗印象很深。江南798：诗人有美感，是有美学追求的。这倒像是油画的写生，仅仅是对一个画面的描摹，感觉诗人写这首诗的时候，内心平静，态度安详，很清澈。至于，这首诗的闪光之处，就是诗人内心的平和和写作态度。

13、芦哲峰的手法和手法赖以支撑的感情很质朴。作为诗歌的组成元素“是”，被放在显然缺席之地位；因为他运用的隐喻将事情的另一方面给删除了。这当然是表层的删除，他的用心其实是以缺席的方式唤起人们更为清晰的意识。这类手法对于读者是极为熟悉的。诗人好像有权利继续这类手法。问题在于，在所有此类手法当中，破坏性的，违背此类手法的背叛之法，也许更多的见效于一种新的文本。这个文本是，他最大限度地我们将所说的“是”的两极加以沟通和疏导，将其桥梁的作用化为通途。我们这样说的理由是，有一种在诗歌和散文之间游弋的文本，似乎更直接地让人忘记所谓的诗歌的语言和结构，她将人类的普通情愫宣之于纸上。

14、芦哲峰作品《易》64首（选12）温经天芦哲峰的短诗就像刀子，一刀一刀刻出历史，人性，时代，往小里说，有审视内心，有反思矛盾，有戏谑真理。在不长的小诗里能见其匠心而不露痕迹，见其犀利而不失貌拙。《易》64首，以解字的形式说大千，融合了作者的人生感悟，学识修养，以及困惑无奈。小诗不小，各有味道。试举几首，浅尝之-----4、蒙蒙面侠得了白内障-----机智。蒙字蒙住的不仅是容颜，甚至包括心灵。进而从内涵里引申：蒙面侠这样的拯救者都看不清世间万象，那么别人更无从辨认了，这才是最大的蒙蔽和蒙骗。内力很强。5、需等待死神来了戈多-----用生命的长度去等候戈多，这是人生的充实还是虚无呢？这出经典戏剧魅力多少年，皆因每个人心头都有个叫需字的魔。戏剧性的起因和结局，若能实现，该多好。谁没有这样的期许呢？7、师出师不利师出有名-----用两个成语组成的小诗。却产生了故事性，作者匠心独具，更特别挑出成语的尾字单成一行，突现了主题：世间事皆为名来和利往。表现手法很新。8、比比肩而立的我和你比邻而居的我和你比武招亲的我和你-----人与人的关系，通过比肩比邻比武一个一个阶段的“比”才可能走近结合。表面意思就是：虽然我们一样年纪，还是邻居，青梅竹马，但是还是要讲程序和竞争滴。这正是商品社会里残酷生存的隐喻啊。19、临兵临城下祸临身爱新觉罗福临门-----比较工整对仗，

《灵魂深处有个鬼》

但我读到了深意：人生，不去拼命，那就去遁隐吧。面临一些生活里的际遇或者前世的后遗症，你会做何选择呢？20、观夜观天象日观音-----被声色操控的眼睛啊，被日夜折腾的心灵啊，脆弱而自我抚慰着的人类啊！28、大过犹太而不及-----把一个成语中间塞入两个字。犹后有太字，而字连接因与果。有点字谜的意思。笨拙中见细致。33、遁退一步海阔天空退一万步海阔天空退回原地海阔天空退不退都海阔海的天空天的-----这是一首让有些人产生绝望，而让另一些人产生达观的文字。我读到了这些废话里的豁达。48、井这大地的小小伤口他内心的水发不出声音-----借井字的象形比拟做伤口，联想丰富，抒情婉约，难得。51、震匹夫见辱冲冠一怒——为鸡毛-----文字内容的落差形成了动感，也构成了荒谬感。这一下震的！其实很多大事都如同儿戏，其实很多英雄都不过匹夫。53、渐方鸿渐渐行渐远渐无聊-----掉书袋掉得巧妙有学问呵呵。很欣赏作者的思维外延能力，方鸿渐渐行渐远渐无聊，这10个字竟然把《围城》的一个主旨点破。方鸿渐既善良又迂执，既正直又软弱，既不谙世事又玩世不恭的复杂性格，正是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症候。四个渐字把这类人物的遭遇和困厄形象化了。55、丰丰乳肥臀只生一个好-----丰乳肥臀，只生一个好，貌似毫无关联的成语和口号，如何联系成前后句？依靠的是无形的人物故事。空间大，丰腴与丰裕，不可偏废啊；人生过程，也要有张有弛。

15、作者：陈柳傅 1 芦哲峰这四首诗写得“邪”，我就戏称之为“邪诗”。读四首，开心四次。为他的“邪诗”无邪；为他的眼睛有“邪”，心灵无邪。“李宗仁和李宗盛的妹妹李宗陶来沈阳采访小沈阳，我遵朋友所嘱，代为三陪，陪吃饭，陪聊天，陪看二人转。”芦哲峰的一篇短文《小沈阳火了，我为此当了把三陪》就是这样很轻松的诙谐中开始的……芦哲峰《周公子的夏日诗》说：“盛夏将尽，收到公度的诗集《夏日杂志》……掩卷之后，我将诗集翻回目录的前一页，对着公度的照片凝视，发现他那么一本正经，正襟危坐的拍照，却有着丝丝不易觉察的坏笑。……”其实发现坏笑的人，肯定也在坏笑。芦哲峰一定带着一脸坏笑写这几首诗。2《公车启动的瞬间》此瞬间不可多得。那一瞬间，就是一个三口之家。但诗的这“三行内容”将不停顿地“自述”——一个三四岁的孩子把他的小手伸进了我的手里“三四岁的孩子”是对我的误认？“三四岁的孩子”是对先前生活情景自然而然的“链接”？还是那一瞬间“三四岁的孩子”找到心中的愿望……这“两行”——（他的另一只手在他妈妈的手里）用“括号”是为使“正文”读起来流畅。但这里是一个特写。如此重要，巧遇，又如此自然。我被这只突然伸进来的小手吓了一跳低头看他的时候他正抬头看着我我想芦哲峰在“那一瞬间”为了这个“三四岁的孩子”而忠于“一瞬间”爸爸之“职守”。他一定为我粗糙点破才坏笑！

3《和两个陌生的女人睡了一夜》读毕才知道是一个调侃的题目，但写得很刚强，理由充足得不可反驳，每个在火车卧车睡过的人，或都有这样“和两个陌生的女人睡了一夜”的经历。只是读毕还是有被芦花所骗的感觉。4芦哲峰拿着望远镜到处晃动？还是说你拿着望远镜？芦哲峰是说别再拿着望远镜到处晃动——已经没有像样的风景。《望远镜的遗憾》中“少女”与“光膀子的男人”的对比于高楼之上，“少女”与“光膀子的男人”临窗的心态，也许一样，也许不一样，（“光膀子的男人”肯定比“少女”自得，）但亮相于“亮灯的窗口”完全是“行为科学”，只有观者自己才负起心理责任。而芦哲峰的心态在《周公子的夏日诗》已见端倪：只有“……其人，纯真、童真、天真，内心柔情似水，却又滴水不漏。锦心绣口，玲珑剔透。真正做到了人如其诗，诗如其人，人诗合一，知行不二。”如周公子这样的人才配站在“亮灯的窗口”。5至于《夏天》你自己读吧，读时别回头，芦花在背后。你回头，没有芦花，有他远去的背影……对他你别太当一回事！他自嘲，说不定当中有你。他经常写自己却写了别人，写别人又当写自己。他的眼睛，入木三分，将别人也将自己——他甚至对自己比别人更无情。你读他的一首诗，心要蹦一下。（去年这时节芦哲峰出版了诗集《灵魂深处有个鬼》（辽宁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这是“前无序后无跋，无前言无后记，始于诗止于诗，干干净净一部诗集”）。我喜欢其中一句“广告语”：短则短到一针见血，长则长到接近无限。）《和两个陌生的女人睡了一夜》一个在我身上八十公分一个在我身下一米我们同坐K53次列车北京到沈阳分别是9车厢13号的上铺中铺和下铺我们三人的关系一直保持到天亮《望远镜的遗憾》我多么希望每一个亮灯的窗口都有一个少女遗憾的是每一个亮灯的窗口都有一个光膀子的男人在这个夏天在我对面的那幢楼里《夏天》我喜欢夏天女孩儿们花枝招展在公车上在商店里她们每一抬手每一扶栏腋窝里的阴影都令我深深的着迷《公车启动的瞬间》一个三四岁的孩子把他的小手伸进了我的手里（他的另一只手在他妈妈的手里）我被这只突然伸进来的小手吓了一跳低头看他的时候他正抬头看着我

16、作者：胡月石在深夜读的，有些短制直指内心。而题首的关于鬼的长诗也错落有致，读起来不烦。部分作品的阅读，让我重温了早年阅读加拿大诗人布洛克诗集《纸上幻境》时的欣喜和诧异，宛如

《灵魂深处有个鬼》

黑黑的月亮，里面伸出的手指。但直言，有些作品似乎太过唯美，停留在海子、骆一禾他们那种告白和冥想，不是不好，却相当雷同。诗歌剧的营造，能看出你在文学上的野心，以及受萨特哲学影响之深。我买诗集，却很少理睬网上的自我推荐的诗集，但这次的阅读快感，证明下载这样一部诗集是值得的。问好！

17、诗歌或许有一万种写法，但我越来越喜欢“直露”了。内心干瘪的时候，也许强行透支一些，加点伎俩，还是可以抽出一些字行的。可是完了之后，很不爽！而“得到生活的增援（伊沙语）”内心充满之时，诗意自然丰盈而横溢。那样完事后，爽得直有“老子天下第一”之感觉。这种无比透彻、开阔的感觉，如果没有，那不是写诗。读诗如果读不到这种无比透彻、开阔的感觉，那在我眼里，这诗歌是空的、假眉假眼的、溃不成军的。芦哲峰这首诗歌，有多少伎俩？几乎没有！但棒就一个字，可以敲死许多糊涂汉子。附原诗：《做爱》做爱就是要做出爱情所以亲爱的不要停 让我们从日出做到月落 从隆冬做到盛夏 从地北做到天南 从床上做到地下 从冰天雪地做到春暖花开 从艳阳高照做到淫雨霏霏 从垂髫做到黄发 从夜未央做到日高起 从星垂平野阔做到月涌大江流 从小荷才露尖尖角做到大江茫茫去不还 从春华做到秋实 从虎头做到蛇尾 从楚河做到汉界 从天上做到人间 从桃花源做到名利场 从红灯区做到杨柳岸 从潜龙勿用做到飞龙在天 从天若有情做到浮生若梦 从大江东去做到月落乌啼 从九层之台做到七级浮屠 从僵硬做到疲软 从飞机做到轮船 从香梦沉酣做到噩梦连连 从爱上层楼做到壮怀激烈 再从壮怀激烈做到满目青山 从生做到死 从色做到空 就这么不停地做下去 做进大观园 做成贾宝玉 做到死神敲响我的门

18、向死而生，我们追问意义，我们一再被意义追问。意义就是我们的终极枷锁。瞎眼的流浪之王俄狄浦斯已踏上还乡之旅，而他的儿女们正在经受战乱和屠杀，城池崩颓，山河还在。当听觉已为世界的喧嚣和寂静搅乱，孤单是种宿命。你，我，他/她无依无靠。什么药物可以治疗荒凉？哪一片土地可以安居？什么样的一双手可以承受泪水？黑夜深深深如深渊，我看到的火把是另一种黑暗。不是吗？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希腊人早就知道，光亮比幽暗更具有遮蔽的作用。在故乡的土地上终成弃儿，为什么我们还要指望一个黎明？为什么我们还要坚持，把语词暗哑地点燃？为什么我们要在一个贫乏的时代，挣扎着抵御时代的贫乏？躺在巨大虚无容器之中，我将证明活着毫无意义。"我"毫无意义地活着，而苍穹之上的神灵仍眷顾着“我”。我呼告，我祈祷，我祝福，我乃是用不可言说的咒语倾空自己。而我说了，我已经拯救了我自己的灵魂——你是否于此发现意义的秘密？让我们用尘土掩埋那些暴露出来的尸体，让我们听命于最初的神喻。你们火热的东西，充满灰烬 本来就已经荒凉而孤独（荷尔德林）

19、作者：王朝纲 08年接近尾声之际，芦哲峰（笔名芦花）的《灵魂深处有个鬼》上了各大书店的柜台。乍看书名，误以为是悬疑小说，或是“心灵鸡汤”，仔细一看却是一本诗集。平时难得阅读诗歌，一是业务时间有限，二是时代不同，不能准确理解唐诗宋词元曲作者的写作时的心情，就是现代诗歌，如海子、顾城等朦胧派诗人的作品也是极少拜读。随意翻了几页，芦花以其特有的敏锐和细腻定格了一组组平凡镜头：阳光、椅子、黄昏、雨滴、影子、照片、空心菜、白球鞋。这都是些熟悉得不能再熟悉、寻常得不能再寻常的杂物，素净得不加雕饰的文字赋以它们鲜活的生命，逐一呈现在眼前，引领我继续读下去，也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多年来，忙于打理企业、经营事业，交际、应酬，颠倒黑白，错过了日出又错过了日落，不知窗前花开花谢又无觉屋檐雨水滴答，忽略了生活中众多好美事物和平凡景致，淡忘了年轻时曾有过的迷茫、彷徨、孤独、寂寞，还有喜悦。细细品读这些长短不一的词句，几十年里的一些事、一些人，残缺不全的片段浮现脑海，逐渐清晰：年少时的天真、自信，创业时期的惆怅、困惑，现今的笃定和淡泊，仿佛生命从头再来了一遍。恍惚之中顿时豁然：生活中风景无处不在，只是为了心中所谓的理想和事业，我们的视线聚焦在前方的某一点，不停地赶，不停地跑，脑子里全是关于成就辉煌的遐想，无视沿途的点滴零碎。其实，人生无非由这些零碎事物、点滴记忆组成的几十年。近知天命的年纪，半条命已搭进了棺材，上学读书、结婚生子，但凡普通人该经历的都已按部就班地经历，白手起家、创业守成，私营企业家该努力尝试的也都不遗余力地尝试，而今是该留意留意四处的风景：可能是一街落叶，可能是一口枯井，也可能是染红天际的晚霞，只是感受和芦花不同，他用同我当年迷惘的眼睛探知未来，而我则是以一颗正在老去的心回望过去。

20、作者：余辉 老同学在诗海里坚持多年，终于将诗集《灵魂深处有个鬼》出版，每一个方正的字体都是对独行者勇气的见证，花开有声，恭喜！曾经年少轻狂的时代，我们曾是同一诗社里的诗友，那些青春浪漫的梦想，被我们一群疯子用一页页文字放飞。时代和成长终于使得青春开始分化，那种被称作酸不拉叽的表达方式开始不被这个节奏鲜明的时代所认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离开诗社。我的梦

《灵魂深处有个鬼》

想也开始不得不现实的与高考挂钩，从此时间和热情，渐渐随我落座在高考的席位里。用那么多年培养起的与文字的默契，全被用来揣测高考作文的命题和阅卷老师评分的兴奋点，后来就这样走上了“文化人”都在走的路，现实是正规的，于是当年的那些理想似乎成了不正规的“鬼”，封杀或封存在记忆里。我不知道我的鬼死了没有，但我绝对希望它还能在我的灵魂深处活着，不管能否实现、无论是否被认可，我都恐惧于做一个中规中矩的麻木者，即使可能已经做了，我仍然保留对它复活的希望。是这样的，成不了神仙，宁愿做鬼，不做任由鬼神摆布的人。我很奇怪于我周围的一些学生，不点儿的年纪就醉生梦死，在上课的时间游荡在课堂外面，面无表情的玩各种游戏，睡到下午一两点钟吃早饭，吃什么都没有胃口，什么都不做又大嚷着“活不起了”，理想、梦想、哪怕是幻想这类的东西对他们来说都那么奢侈；我也奇怪于周围一些闲的难受的人，永远以别人的故事为谈资为主题来打发时间，还不忘以自己的生活方式为模板去监测别人，只要有活的跟他们不一样的都是出格都算不正常，还有个别极负责任的“唐僧”，一遍又一遍的游说或威逼利诱或打击或讽刺，直到别人都活的跟他们一样。在木乃伊的世界里，能蹦的都是鬼。我宁愿有个鬼，存活在我的灵魂深处，在我每一次即将放弃的时候，都能跳出来提醒着我，使生命依然鲜活。

21、芦花其人，天真纯净，善良平和；偶尔犯傻，永远好色；谈诗时骄傲，谈钱时不屑。芦花其人，向往一辈子特立独行与众不同，走的远了，只记得要如此行，却忘了来由；喜好与人争辩论理永无止境，争的久了，只记得争辩本身，却忘了辩题。芦花其人，脾气不错，一年里发脾气的次数屈指可数；有两件事必发脾气，一说其诗不好，一说其老婆不好。芦花其人，号称为诗而活，一生出一诗集足矣。出则出了，却要求鄙人须身先士卒读书点评。在下实不懂诗，只得胡乱凑字若干，以飨其愿。

22、作者：我来了我爱过元旦那天收到芦哲峰寄来的诗集《灵魂深处有个鬼》，真是新年最好的礼物！火焰深处的疼痛被风中一棵孤独的向日葵举过头顶——芦哲峰《向日葵》读芦哲峰的诗，总能从中看到他。总是难以平静。他个性、睿智、叛逆而锐利，清醒却不无孤独。读他的时候，我想起傅红雪，古龙笔下的人物，独来独往，出手干净，见血封喉，人称“中原一点红”。可是他又比傅红雪洒脱。忘了谁说过这样的话：不仅要拷问出灵魂纯洁下面的卑微，甚至要拷问出卑微下面的纯洁。这是不是诗集名字的缘由呢？灵魂深处有个什么鬼呢？至少有个酒鬼吧？他打碎了生活的酒杯/他在人群中游走/就像一滴酒/迷失在水中。这是他的叛逆、玩世，骄傲而孤独。灵魂深处还有着深情吧。堆烟的卧室，仿佛天堂，蓝色的床单，静静地躺着，蓝色的窗帘，静静的垂着，蓝色的多瑙河，缓缓流过。这是他的爱，很安静。堆烟，我们是两把恋爱的枪，硝烟散后，眼望着彼此。这是他的爱，像子弹一样炽烈。灵魂深处还有荒诞和虚无吧。他在他的舞台剧里写道：...这些箱子里面装的都是什么？/是秘密。...谁谁都知道可谁都不知道/你要是知道了箱子的秘密/你就会变成一个箱子/被你搬来搬去/毫无还手之力。这个箱子意味着生活吧。可是芦哲峰在虚无里也有自己的思索，他把思索变成了诗。很难用几句话说明清芦哲峰，他一直是清醒的，包括他的疼痛：你是一把行走的刀/有美丽的伤口《照片》我想说，他是一个真正的诗人，视诗如命。我病着/把诗歌当药《梦回唐朝》他蔑视权威，在他的《醉爱红楼》里，直斥刘心武的不是；和我仅是神交，在博客上认识，谈过几回诗，就千里迢迢的寄书给我。他不凶猛。他的笔名“芦花”，芦花不是花。芦苇也是奇特的植物，有韧性，柔而不弱。

23、芦哲峰的短诗歌幽默诙谐，让人在笑的同时感悟很多。短诗不好写，但是能让人看了不能忘记的更是很少。这几首诗歌里，诗人准确的把握了诗歌的内涵，每个字都运用的恰到好处。如此，我最喜欢芦哲峰写的《孤独》，如我所感，一种共鸣。附原诗：《孤独》一把椅子坐在孤独里孤独游荡在我的房间里我的房间是六单元302号301住在隔壁《向日葵》夕阳像冥想火焰深处的疼痛被风中一棵孤独的向日葵举过头顶他站在泥土上吞下大把的灰烬《下雨了》能湿的都湿了干燥的是一把把伞下行走的梦

24、我为诗狂之《雨在下》作者：云溪云溪这首诗语言朴实无华，句式回环往复，意象也很简单，即雨和我，却蕴含着“物”与“我”之间深刻的对立。雨在时间河流中，来来去去不曾休止，而人则如沧海一粟转瞬即逝。似乎，这雨，有些不近人情、凄苦愁煞，没有芭蕉夜雨的柔美，没有天街小雨的细腻，没有残荷听雨的闲适，更没有山雨临楼的肆虐，它只是一场雨，来自云天之外，不带任何情感，用素颜、用平韵穿越古今，见证那些圣贤、平凡、尊者、卑者、爱者和恨者的生与死，离与别。这诗终究还是很惆怅。因为雨是无生命的，一切一切的情感还是来自人心的触动，那些风霜雨雪、那些人情世故，真的和我们无关吗？附：芦哲峰诗《雨在下》《雨在下》雨一直在下一直在下下到不下为止不下雨还会再下那就下到我死了为止我死了雨就不下了雨为别人而下

25、作者：宋世安白鞋子。白鞋子。说到白鞋子，首先想到屈原，只因诗人海子在他的诗歌《亚洲铜

》中有这么一句：“看见了吗？那两只白鸽子，它是屈原遗落在沙滩上的白鞋子/让我们——我们和河流一起，穿上它吧”。很明显，作为海子选取的物指意象，以及诗歌想象现场“两只白鸽子”的所喻本体，“遗落在沙滩上的白鞋子”在诗歌里涵盖对古人屈原求索等精神的一种承传，带有强烈的历史重量和明确的现实指向。而芦哲峰在他的诗歌《对面》里，同样捕捉到“一双白鞋子”。相比之下，芦哲峰这双“白鞋子”显然更加轻便简洁，普通朴素，更有生活色调和质感，因为它没有附带历史的沉重，也没有刻意的内在引指，它就是它本身——一双有自己生命力的“白鞋子”。芦哲峰所发现，或者说所直接描述的，其实不过是一个最简单和普通不过的日常生活场景：对面二楼窗台上放着一双每隔几天就晒一次的白鞋子。但正是这样“一双白鞋子”的出现，并进入芦哲峰视线范围，他的诗歌叙述拥有了可录现场。诗人把诗歌现场的关注点集中在“一双白鞋子”上，它的状态凸现日常性：性质——普通白鞋子；位置——对面二楼窗台；状态——每隔几天出现；目的——晒太阳；结果——被对面关注……因为这双“白鞋子”就放在“对面二楼的窗台”，距离的接近更促成诗人、阅读和“白鞋子”多方的可亲近性，甚至获得一种可忽略现实距离的关注和感知——而诗人对简单生活画面的捕捉和诗意发掘，在对“一双白鞋子”极具张力的诗歌叙述和意境营造中得到全面的呈现。其实对诗歌《对面》的阅读不期然会引起系列很强烈的联想，这种联想缘于诗歌现场和现象——“一双白鞋子”的规律性变化，联想的支点依然是那双“白鞋子”，而联想得以延展，诗意进一步拓开，已经不再局限于近乎静态的“白鞋子”本身，还有譬如“白鞋子”的主人，“白鞋子”的经历等等——在这方面诗人灵活运用拟人手法：“如果天气晴朗/它就会出现在那里/静静的晒着太阳”，除了使诗歌获得一种生活悠闲温情质地外，对阅读想象的拓展也实现点到即止的引导。从《对面》中获得的联想，在某程度上和诗人卞之琳在《断章》中——“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里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所表达和触及到的差不多，而芦哲峰更着重单向的观察和感受，以简单的白描手法，从视觉（一双白鞋子）、思维（每隔几天）和触觉（晒着太阳）多方面勾勒出立体画面，这使诗歌更加真实自然，更加细腻可感，更有生活的隐蔽情趣，更加平静而不动声色。但这种单向视觉并不是绝对的，也正是诗人对诗歌把握的这种开放性，赋予诗歌本身极大的拓展张力——恰如题目所点：对面。当别人成为你视野下的“对面”概念时，你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别人的“对面”。对面是双向的，这让诗歌以及诗歌叙述视野，表达情感获得双向性，而芦哲峰在诗歌中正是巧妙地隐藏了这一点——里面蕴藏的其实是对当下生活现状和关系的真实解构，以及对生活情趣的把握和哲性思考。在诗歌《对面》的构建过程中，“白鞋子”几乎吸引了所有的目光，但事实上，芦哲峰只是稍稍虚晃了一招，“对面”才是诗歌的眼睛呢。附原诗：《对面》对面二楼的窗台上放着一双白鞋子每隔几天如果天气晴朗它就会出现在那里静静的晒着太阳

26、当我们感觉生活在一个寂寞世界时，即使所有被自己认同的事理也会容易被瓦解、被陌生化。所以，诗人开宗明义表明“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我以为这一句就奠定了这首小诗的整体格调：孤独、乏味、单调的环境里生存着一个心被偷走的人与一个无望苦恋的人。这对有心灵世界的人而言，何其悲哀与恐怖？感情的“心被另一个人偷走/另一个人拿她的心在下酒”，表象上看，她与我的爱情于灵犀所在业已悲凉结束，而她却与“另一个人”的畸恋在暧昧中开始，“我爱着一个陌生的女人/她交给我一具/温暖的肉体/而灵魂独自舞蹈”，从这个切点再进入内核，我们更容易得到一种印象，“灵魂独自舞蹈”的舞者，在忧伤、痛苦；在悲戚、绝望。他将怎样挽回败局，怎样抗拒无望的苦恋折磨，何处又是他理想的情感归宿呢？不仅仅是留给他，也留给读者一种冷美的思考氛围。爱，是一种美德，本身并无对错，但同时，爱更是一种双方互补的妥协、谦让。否则，虚无的苦恋只能自酿一杯不尽人意的苦酒和着“残忍”的“空心菜”独（各）自咽下——由此，不经意中“空心菜”主题得到进一步提炼，水到渠成，又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染力量。附原诗：《空心菜》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我爱着一个陌生的女人她交给我一具温暖的肉体而灵魂独自舞蹈她有高耸的胸脯却没有心心被另一个人偷走另一个人拿她的心在下酒而我的爱是一棵空心菜我们俩残忍地将它吃掉

27、作者：箫鱼 芦花不是花，乃是人名。 芦花也不是女人，是七尺男儿。 认识芦花不过半年时间，他就走了，带着他满身寂寞的苍凉和一生追随诗歌的梦想走了，流浪去了西藏。 初识芦花，是他成了我的同事，一套中山装，一口东北话，却是一身瘦骨，像是从五四时期走来的青年。 芦花坐在电脑旁，可以几小时不挪窝，嘴里念念有词，他在读诗歌，说这样有感觉，那时我们的办公室是独立的，就四个人，他有点肆无忌惮。我耳边好像蚊蝇在舞，便让他默然心念，他干脆大声地朗读出来给我听，再追问好不好。我对现代诗歌没有太多兴趣，嫌他罗嗦，只是敷衍了句好好，惹急了，便说什么鬼东西，破诗也。他一听，便从他长期不移的椅上站起，走到我身边，拖把椅子干

《灵魂深处有个鬼》

脆坐下与我理论，然后点开他的收藏，把他所仰慕的现代诗人的集子找来，一句句点评讲解，还说“这不好吗？太好了……”没说一半，自己先沉醉在里面了。临下班，在我的电脑里放上很多首诗，交代说，好好看看。次日一早来，第一句话就是，昨天读诗了吗？其实我只是扫了几眼，连说看了看了，见他又有过来启发之意，赶紧又说，我在选稿呢，现在没空。他只挠挠头皮，语重心长，“你得看看现代诗，多好啊！”他见我有些执迷不悟，便转移对象于他的同屋。他把百分的心思都放在了诗歌上，最大的愿望就是出一本有影响的诗集。他不停地写，创造力十分强盛。每次在论坛上他的诗发红时，他便拉着我看。渐渐地，我也上去看他的诗，慢慢地发现现代诗的好。我开始也写，写了便让他看，只是没有几分功力，只发在坛子里。芦花很瘦，从一开始见他我都怀疑他是否是东北人。他说，诗人都是贫穷的，因为他们的精力都奉献给了诗歌，就如海子。的确，他满怀文采，古今中外优秀文集皆染指，且有自己精辟的理论，但他的精力真的给了诗歌，工作只是他讨生活的一个来源，只要吃饱了，还可以写诗，就行。芦花去过很多城市，也吃了许多苦，曾经在广西时在一家报社拉广告，三餐不继，去成都没有见到诗友，只在大街的长凳上过夜。他流浪着，因为他的梦也在流浪。在网上有些芦花崇拜的人，也有很多崇拜他的人。特别是喜爱诗歌的女孩子被他的忧伤执著所感染，一定要成为他的好友。一次见他在电脑前从吃完午饭到天黑没挪窝，有些纳闷，原来在给他的崇拜者改诗呢。那个倾慕他的女孩把她自己写的诗一首首发来，让芦花修改，他呢，则一首首地认真评论着，仿佛面对他的生命。芦花爱女人，对性更有些赤裸裸。在他的一些诗里经常见到，直白而大胆，在这点上我常与他争执。在他的诗里，善良的、尖锐的、现代的、忧伤的女人很多，他不停地刻画着女人，描写着女人的人生、爱情与性灵，以诗人的笔触。那次我刚写完一篇关于纳木措的稿子，他说，我要去这个地方，西藏是我一直梦想要去的地方。我听完便有了一丝忧伤，他是个流浪的人，我也是，我们都不属于这个地方。于是西藏成了他的下一站，他为此省吃俭用着。西藏，那个我也梦里想去的地方，芦花就要去了，一个人，背着孤独的行囊，登上那片高地，触摸那里的蓝天白云。他极力怂恿着我也与他同去，我想，他是个执著的人，执著着他流浪的梦和诗歌的梦，我却想要回家了。诗歌也许纯净的只适合没有污染的高原，芦花隐在了黑暗中。现在想起来他已经到了那块土地，想像着他瘦弱的身躯是否能抵挡高原反应，会不会病倒，会不会把自己也奉献给那片纯净的土地。我想不会，因为他诗歌的梦还没有完成。芦花，随风而来，毕竟又去，看着他往日坐的桌子，有一丝怅惘，一丝怀念。现在经常去他常去的坛子，点开他的诗歌看着，只能无声地流泪。

《灵魂深处有个鬼》

章节试读

1、《灵魂深处有个鬼》的笔记-第294页

41. 我總是按捺不住，每一次上床之前的心急如焚；我總是阻擋不了，每一次射精之後的萬念俱灰。
40. 你內心有猛虎在細嗅薔薇；我內心有老牛在狂吃嫩草。

2、《灵魂深处有个鬼》的笔记-第161页

我們擁抱在漆黑的山洞裡
生兒育女

日子依然看不到邊際
小巫女卻日漸老去

《灵魂深处有个鬼》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